

上海卫建于南宋，元代设上海县，唐时没有上海，但地方早有了，只是没有都市，也没有商圈，到处是泽国泖泾，恰是隐居修禅的好地方。一位远方的禅僧，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后半生都在这里度过，留下一卷很有禅味的好诗，他是上海文学史上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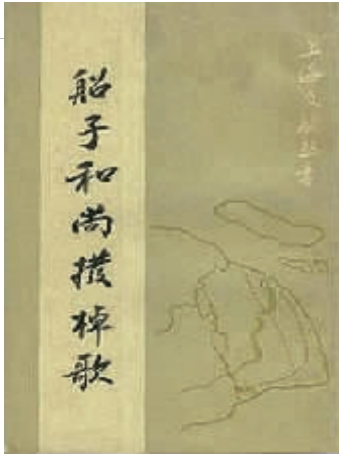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诗僧法名德诚，原籍遂宁（今属四川），俗姓和生卒年皆不详，仅知他早年出家，前半生一直在湖南朗州药山，从惟俨禅师（749—828）学禅法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。惟俨是禅宗宗师石头希迁的高足，喜欢写禅偈，存世一首不见好，但有一段故事很有名。著名文人李翱曾向惟俨问道，惟俨只告：云在青天水在瓶。李翱忽然领悟，作两偈以答，其一：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。我来相问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其二：选得幽居惬野情，终年无送亦无迎。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啸一声。药山的生活，即是松下诵经，月下长啸，幽居惬情，无送无迎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德诚从师问法，所得禅法就是如此。

当时同在药山门下有三大弟子，德诚居长，次为昙晟、圆智。药山归寂后，三人本商议到湘北绝无人烟处避世修道，临行圆智持异议，乃改分散弘道。其后昙晟得弟子良价，开曹洞一宗；德诚有弟子善会，晚年在湖南夹山弘法，唐末门下极盛。善会是圆智介绍过来的，比较会讲，到华亭向德诚求法，德诚问：“坐主住甚？”善会答：“寺即不住，住即不寺。”有些玄虚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德诚“以篙撞在水中”，善会忽然大悟，遂拜在门下。对这位高足，德诚很得意，曾说：

## 濠上漫与

# 上海的唐诗僧

■陈尚君



《船子和尚拨棹歌》  
(唐)释德诚撰 (元)释坦辑  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影印



《唐音统签》  
(明)胡震亨编著  
故宫博物院藏

“每日直钩钓鱼，今日钓得一个。”

德诚从中年以后，住华亭朱泾。华亭即今松江，唐代是苏州属县，朱泾即近代金山旧县城之所在。德诚在朱泾弘道，不知是否曾立寺，有也很简陋。他常乘小船，来往于各河泾之间。也常做垂钓状，但都直钩钓鱼，意在修道，自述：“垂丝千丈，意在深潭。浮定有无，离钩三寸。”捕捞是杀生，佛所不为，德诚谨守于此，藏身没迹于水乡泽国。世称他为华亭和尚或船子和尚，前者指居地，后者指行为。如此至少 20 多年，他常来往于华亭、朱泾之间，随缘度日。他在今上海境内生活的时间，约在唐文宗到宣宗之间，即公元 830 至 850 年或稍后。

船子和尚存诗约 40 首，其中三首为七言绝句，余则皆为七七三七体的作品。他的日常生活就是随船来往，诗中大量写船行的生活感受，诗意中多少不等地传出禅味。鼓棹高歌自适情，音稀和寡出嚣尘。清风起，浪无平，也且随流逐势行。写行船中高歌自适、随波逐流的出世之情。一任孤舟正又斜，乾坤何路指津涯。抛岁月，卧烟霞，在外江山便是家。任便船行，没有方向，随情所至，在外为家，这是何等情怀。古钓先生鹤发垂，穿波出浪不曾疑。心荡荡，笑怡怡，长道无人画得伊。写出一位渔翁，鹤发垂钓，穿波任情，心宽神怡，无人知其精神，似乎是自述，也似写他人。问我生涯只是船，子

孙各自睹机缘。不由地，不由天，除却蓑衣无可传。在行船中体会人生，子孙指门人，参学各靠机缘。末句“除却蓑衣无可传”，更似对佛门传袈裟之调侃。

禅宗灯录及地方志，所选船子诗最多的，是以下三首七绝。其一：二十年来江上游，水清鱼见不吞钩。钓竿斫尽重栽竹，不计工程得便休。其二：三十余年坐钓台，钓头往往得黄能。锦鳞不遇虚劳力，收取丝纶归去来。其三：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三首都写渔父之垂钓生涯。第一首说江上盘游 20 多年，水清见鱼，但鱼就是不上钩，砍尽竹林做钓竿，乃至重新栽竹，不计得失。作者借垂钓来作喻，传达现世虚幻，求取无谓的认识，而将不计得失、随世修行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。第二首说垂钓多年，偶然能钓到传说中的三脚鳖（读 nai），但大鱼却从未遇到，收拾渔具，还是回去吧。第三首写垂钓，投竿下饵，激起无限涟漪，如同欲望一经触动，必然引起无穷是非。诗人则在浩渺的水上体会出世的感受，鱼食与否，又有何意义呢，水面开阔，皓月当空，人天一色，物我同一，陶醉其间，得失两忘。满船空载月明归。意境太浑成了。

船子和尚的作品，以七七三三七体为多，在乐府称为《渔父》，在词家或称《渔歌子》，在船子的

存本则称为《拨棹歌》，其实是介于诗词之间的作品。在盛中唐之间，禅和尚写过大量类似句式作品，如释玄觉《永嘉证道歌》：穷释子，口称贫，实是身贫道不贫。贫则身常披缕褐，道则心藏无价珍。释天然《骊龙珠吟》：骊龙珠，骊龙珠，光明灿烂与人殊。十方世界无求处，纵然求得亦非珠。这些作品类似荀子《成相辞》或后世莲花落，适合民间传唱，白居易《新乐府》所走也是这一路。船子的渊源则是张志和《渔歌》，最有名的是第一首：西塞山边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作于湖州，《续仙传》卷上说当时“（颜）真卿与陆鸿渐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唱和 20 余首，递相夸赏”。这些作品大多还保存在《金奁集》中，就是作者归属已经不详。华亭距湖州不远，相信这些作品吴语呢喃，温言可歌，传布很广，船子虽为蜀人，乐于入乡随俗，值得肯定。

或有读者疑问，船子的作品皆为《全唐诗》所不收，文本是否可靠？会不会是后世好事者所伪托？其实，《全唐诗》据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和季振宜《全唐诗》改编，《唐音统签》卷九七三收录船子的所有作品，仅因康熙帝认为偈颂不是诗，《全唐诗》弃而不取。今所见船子传记，见南唐《祖堂集》卷五、北宋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一四和南宋《五灯会元》四，都收了的诗。完整的船子诗集则有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治壬戌坦上人刻《船子和尚拨棹歌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影印。另有嘉庆本，《词学》第二辑施蛰存先生《船子和尚拨棹歌》一文也全部附录。可以说，其人其诗，渊源有自，确凿可靠。

## 胡裕树先生简介



胡裕树（1918 年 7 月 24 日—2001 年 11 月 22 日），著名语言学家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在现代汉语语法领域有重大贡献。1986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。先后任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主任，中文系副主任、主任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。曾任上海市社联委员、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、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、《辞海》编委兼语言文字分科主编、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语言文字卷编委兼语法修辞分支主编。

胡裕树教授在汉语语法理论、现代汉语教学、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等方面著述甚丰，受到学术界广泛赞誉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我现在“退而未休”，每年还在系里上一学期的课，那是在“第九朝”陈引驰的领导下了。至于与胡裕树先生的“高攀”，则来自一段意外的因缘。这首诗的后四句，讲的就是那个故事。

## 忝留母校凭谁力 | ▽

我们那一届文学专业共有 71 个学生，毕业时是全国统一分配的。根据各方面条件，系里古典文学教研室决定留我，但当年教育部只分配给中文系汉语专业两个留校名额，我所在的文学专业却一个也没有。如果我留校，就必须借用汉语专业的名额，并且挤掉一位该专业的同学。这在当时绝非小事。几番争论，几经周折，最后是系主任胡裕树一锤定音拍的板：我以汉语专业学生的名义留校，这样就必须为汉语专业工作两年，然后再回古典文学教研室。胡先生这一“板”非同小可，它拍定了我的人生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胡先生这一板不是随便拍的。因为当时他刚接受一项国家任务，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，由上海市侨办牵头，请他出马主编一套针对海外第二三代华裔的汉语教材。先生认为，编写汉语教材，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汉语研究者组成的队伍。于是他选定著名语言学家汤珍珠、徐志民两位先生作为副主编，当时系里崭露头角的语言学新秀陆丙甫、汤志祥、吴悦、贺国伟、沈亚明等也悉数加入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想法，就是编写团队中还应有一名文学专业“科班出身”的人员参加，这样或可增

加教材的文学性和可读性。因而他就借毕业分配之机留下了我。

## 幸赖先师指我瑕 | ▽

从第一次编辑会议开始，我便在胡先生领导下整整工作了两年，其间深受教诲与熏陶。《今日汉语》教材共 14 册，其中课本四册，一至三册将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统统讲完，第四册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故事集，讲一对华裔父女来中国的种种经历。胡先生指定我独力编写这一册。为此，他专门找我作了一次长谈，其间不乏醍醐灌顶式的教导。比如他说，你所编故事，既是文学创作，更是教材编写，因而在注意故事可读性的同时，必须十分注意语法和词汇的复现率；各章节要突出一个语法重点，整册课本不允许出现前三册没有学过的新词汇。这些事前的提醒，保证了我在写作过程中不走弯路，最后顺利地一稿通过。这套教材后来荣获上海市优秀图书（1985—1988）二等奖。

## 老叟音容犹在目 精论标点吐莲花 | ▽

胡裕树先生无疑是学界权威，但在他身上我感受不到一点“威”势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“老叟”。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报到，他劈头问我是哪里人，得知我祖籍是浙江镇海时，他笑了笑说：“我们 500 年前还不是一家啊，可能要去找胡公满了。”胡先生是安徽绩溪人，绩溪胡氏与镇海胡氏分流很

早，而胡公满是全国胡氏的始祖，所以他才这么说。

胡先生衣着朴素，腕上永远戴着一块廉价的液晶电子表。他待人接物也是“恂恂如鄙人”，很难把他和复旦中文系主任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、《辞海》编委兼语言文字分科主编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语言文字卷编委兼语法修辞分支主编等等发光的头衔联系起来。

在生活上，胡先生对己待人的确都有点“抠”，整整两年，他从未请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去他家坐坐，开会就是清水一杯，也不让我们吃点什么。要知道，那是可以动用经费的。我们私下抱怨，在这点上，胡先生真不如汤珍珠先生，汤先生常邀我们去她家，还吃了好几顿饭。

但在工作上，他不吝赐教，绝不小气。在他身边，会在不经意间受益无穷。比如，我编写教材时，用了一则关于苏东坡的掌故，讲苏东坡遇到一位势利的老和尚，心中不快，临走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。我是这样叙述的：“老和尚一看，上联是：坐！请坐！请上坐！下联是：茶！敬茶！敬香茶！顿时满脸通红，十分尴尬。”胡先生审阅时，亲自用红笔把 6 个感叹号全部圈掉，改成：“坐，请坐，请上座；茶，敬茶，敬香茶。”一次闲聊，胡先生边喝茶边提到了标点符号的运用，他说，标点源自古代的句读，根本意义在于断句，所以逗号句号基本足矣。有些文章又是问号又是感叹号，再加破折号省略号，弄得花里胡哨，实在是失庄重。

这一不经意的闲话，至今仍指导着我的写作，终身不忘。